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一層樓
第十五回 損芽詞中行規諫 枯葉典裡識聚散

話說德清將自己作的詩放在桌上，坐著一動也不動，也不叫眾人來看，眾人都挪過來看，秀鳳念道：桂鏡漾光夜色和，沉影泛華洗樓閣，

侍女緣何側身立？

秀鳳且不念下句，說道：「頭兩句也只平平，無甚奇處，這第三句倒有些意思了。」再看末句：

光射清流聽混波。

眾人齊聲贊道：「真是奇思異想，這等方可謂詩客了。想我們那些詩，真真愧死人了。」德清笑道：「也太過譽了，各有其長短，且看爐賢公的歎月詩吧。」秀鳳念道：

所佩何玉一輪白，盡灑銀水千里雪，

熙清笑道：「只這一聯，便亦出類拔萃了。」爐梅在熙清肩上拍了一下道：「你們別只顧給我戴高帽子了。」說得眾人笑了起來，又往下看：

恨向急逝仙女問，曷不常圓使時缺。

德清歎道：「好，好！真正到了文章的妙處了，只是言語太頹喪了些。」琴默、秀鳳等也不自禁的贊歎起來，道：「且不說別的，其所用之韻，原是極仄的，然運用的卻極廣，對『何』『盡』『急』等字，用『曷』字一反問，使全篇脈絡都活了。」正誇贊不止時，旁邊的錦屏等得不耐煩，急道：「別只管議論了，到了睡覺的時候了，我們也不會和你們那個甚麼韻、甚麼限的，只是走了就完了。」眾人大笑起來，因夜又深了，大家方說說笑笑走出園來。

德清一邊走，一邊誦其詩中的「光射清流聽混波」一句。琴默笑道：「你不必只管聽，幾日內准聽佳音就是了。」眾人不解其意，德清知其不是正經話，也不再問。

次日，顧氏太太真個向金夫人提議，欲為其族姪金紹聘德清之事。金夫人原也知道金紹門第家業根基都好，心中倒也願意，只等慢慢回明賁侯、老太太點頭。當下，顧氏又說要家去，遂命爐梅裝點衣物，準備行裝。

那日吃過午飯，眾姑娘都從介壽堂散出來。走到分路處，琴默叫爐梅道：「爐兒，你跟我來，有句話問你。」爐梅便跟著琴默往海棠院來了。當時顧氏已往逸安堂，琴默一進屋，便坐在床沿上笑道：「你跪下，我有事要審你。」爐梅不解其故，因笑道：

「噯，你瘋了？我又不是賊，你審我甚麼呢？」琴默冷笑道：「你不是賊，好個千斤小姐，好個深閨姑娘，滿口胡說的甚麼話，你快快實說了完事。」爐梅不解，不免心中狐疑起來，忍住笑，嘴裡只是說：「我說甚麼了？你只會挑剔我的疵弊罷了，你快說出來，我倒要聽一聽呢。」琴默笑道：「你還裝不知道呢？前日行酒令時，你念的那一堆是甚麼？甚麼『金蓮』、甚麼『牡丹芽』，又如何『蹴損』那些話，我全不明白。」爐梅想了半晌，才想起那日惟恐受罰，無意中念了一句《西廂記》上的話。登時飛紅了臉，撲倒在琴默身上笑起來道：「我也不知是甚麼上頭的，只將聽人家念的，順口兒念出來的，好姐姐你告訴我，我再不敢念了。」琴默笑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只聽你念的怪新奇的，所以問你。」爐梅道：「好姐姐若是醜話，可別告訴別人，從今以後我再不敢說了。」琴默見他羞得徹耳通紅，又再三央求，遂不再問，拉他坐下，吩咐丫頭們倒茶來，方慢慢的教道：「你說不知道，這是騙誰？你當我是甚麼，你念的那是《西廂記》上遞簡篇起首『新水令』後面『駐馬廳』的曲文，你不信，我念與你聽。那一首是：

不近喧嘩，嫩綠池塘藏睡鴨；自然幽雅，淡黃楊柳帶棲鴉。金蓮蹴損牡丹芽，玉簪抓住茶蘼架。夜涼苔徑滑，露珠兒濕透了凌波襪。

這是鶯鶯入花園的景況，頭一句時鶯鶯垂頭而行，二句時仰起頭來。三句是向前徑去之狀，四句是行而忽止，止而又行狀，這些雖不曾說出來，在曲文中已盡烘染出來了。『新水令』一調，我還記得。那上說道：

晚風寒峭透窗紗，

這句是說，出了臥房還不曾開外面的窗戶。

控金鉤繡簾不掛，

這句是說，開窗便見垂簾。

門闌凝暮靄，

這句是說，憑臨階上向外眺望。

樓角斂殘霞，

這句是說，走下台階來回首觀看。

恰對菱花，樓上晚妝罷。

這上面四句，都是寫景而又景中寓著人。這末句寫了人面又寓著人外之景，此等曲的文章是再好不過的了，但其意終不免淫邪。此等書我小時也曾偷看了，才知其不是正經書。因此，我們女孩兒家還是不識字的好。男子讀書而不達理，尚不如不讀，何況你我呢？至於作詩寫字一事，也不是我們分內之事，就是男子也非其所應做的營生。男子讀書，精通其理，能夠經國濟民，方可為得其正道，只是此間不聞其人而已。庸人讀書，反敗其行，這不是書使他如此，倒是辜負了聖賢之書了，所以，竟不如從事收獵，終其一生的好，這般倒無甚大害。至於你我原應以針黹紡織為事才是，偏又識了幾個字，既識了字，尋些正書看也罷了，倘或盡著看起那不三不四的書來，以致性遷情移，那還了得？」

這一席話，直說得爐梅啞口無言，只顧低頭吃茶，心中暗暗敬服，只說：「是，是。」琴默又道：「看也罷了，又何必在眾人跟前誇耀述誦，這是甚麼意思？」爐梅笑道：「罷了，我知道了就是了，從今後若再說時，但憑姐姐處置。」從此爐梅再不敢小覷琴默了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，老太太命妙鸞取出賞爐梅的東西來裝點，妙鸞笑道：「爐姑娘的模樣兒、聰明兒最是相當的，年紀又小，留在這裡多住幾年也罷了，如何就讓回去呢？」老太太哼了一聲，笑道：「噢，那麼好了，你們看著比聖丫頭怎麼樣？」妙鸞四週瞭了一瞭，笑道：「美貌雖強似聖姑娘，福分卻不及聖姑娘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聖丫頭的福分雖好，模樣兒是平常的了，只不知那裡有個這兩樣兒都齊全的呢？我是老了，也看不出來，你們若有個眼見耳聞的，也說給我聽聽。」妙鸞不語，只是低著頭包東西。老太太見他無言，又問道：「我問你話，你如何不言語了，說真心話，有甚麼呢？」妙鸞方抬起頭來道：「其實這話，奴才丫頭我們不該越分說的，今日老太太問，只當不知道沒見過的才是，只是心眼兒裡有所想的，若怕惹口角不回復明白，豈不是藏奸了，況且老太太不也白疼了我們奴才丫頭了？據奴才看，不只模樣，福分雙全，就是性情兒聰明兒俱好的，現在眼前，又何必遠尋呢？老太太的佛眼，想必早已看出來了，又何必問我們奴才丫頭呢！一個是聖姑娘了，不然就是這個人了，除此二人，另換一個也難擔得起老太太這麼大的福氣呢。」老太太聽了此言，正合其意，推開靠枕，坐了起來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說的極實在不過的了，難為你替我們祖孫二人盡心想著，只是我又彷彿聽見說，你們太太給爐丫頭插了簪子呢，這是怎麼說？」妙鸞道：「那一個是福晉太太的親姪女兒，這一個豈是福晉太太的假姪女兒了？老太太為璞玉的終身大事著想，不過是想個長遠妥貼的罷咧，這裡又有甚麼隔閡，何況都是一樣的從福晉太太的姪女們中選，就是真個看中了聖姑娘聘定了，福晉太太也越發感恩罷了，決無生別的念頭的理，福晉太太也不是那種人。再說插簪一件，那都是小事，慢說作姑母的給姪女兒一隻簪子，就是賞了五鳳大釵也是常事，並不曾遭媒下

聘，那能算得甚麼正事。奴才大著膽子說個笑話，就是老太太常常賞我們簪子鐲子之類的東西，難道都是行聘的不成？」老太太聽了，不覺嘆嗔的笑了出來，點了點頭，方欲開言，只聽妙鸞又道：「老太太若不信，問眾人，我們這府內，上下大小老少，丫頭媳婦，那一個不說琴姑娘好，那一個不說琴姑娘賢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顧氏、金夫人帶著眾姑娘丫頭們走了進來。老太太笑著讓了坐，顧氏裝了一袋煙，坐下笑道：「我們擇定明兒的好日子，就要走了，所以特地來老太太這裡坐半日呢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其實再住幾日去才是，只因親家太太早欲回去，我們留的日子也多了，所以也不好再強留了。只是爐丫頭在此日久，忽然去了，我們這裡又空闕起來，我也想的慌，他們姊妹們也覺寂寞，這事可怎麼好呢？」顧氏笑道：「可不是嗎！我也見他們極慣熟了，捨不得離開，若不帶回去，他母親已說了，必要接回去的，所以也不好自主留下。來時若知道是這般，倒不如早回明我們老爺，把琴丫頭留下也罷了。」老太太喜道：「這又何必一定要回你們老爺呢，這裡也不是別處，便留下了去就是了。你們老爺真個生起氣來，若想著與我們媳婦手足之情，料也無甚難為的；果真有了礙難之處，還有我這個老臉兒呢，明年你們那邊不來接，就從我們這邊叫他同他姑母一同回去就是了。」顧氏見老太太說的誠摯，遲疑了一會子，方依允了。

彼時，璞玉從學裡回米，入介壽堂，聽說爐梅明日即回去，不覺大驚，急得說不出一句話來。舉日看爐梅時，爐梅卻與德清說笑，全不理睬，心中恨其無情。正發悶時，又聽說要留琴默，又覺欣慰，不禁喜形於眉目之間。爐梅看出其先悲後喜之狀，已解其意，只是不露。顧氏坐著說話，共吃了晚飯，方回海棠院去了。

金夫人也跟到海棠院坐到更深不去，璞玉欲與爐梅說幾句表心意的言語而不得，自思待他回綠竹齋後跟了去說。原來爐梅因明日即回去，所以將一應衣物包裹都已打點停當，帶到海棠院來跟著顧氏睡，璞玉無可奈何，只得跟著金夫人回來了。

次日早起，忙忙的洗了臉，穿了衣服，方欲往海棠院去時，忽然又有小廝傳進來：「老爺在外頭，因大爺這時候還不曾上學，正生氣呢。」璞玉著慌，忙領著小廝們從後門跑往學裡去了。早飯時方散了學回來，入介壽堂看時，顧氏等早已吃了飯，來向老太太告辭，黑壓壓的站滿了一屋子人。老太太賞了顧氏、爐梅等好些荷包、花、如意、綢緞等物，爐梅跪著磕頭謝恩畢，辭了出來，老太太扶著丫頭們出至簷下送別。琴默因別母而留，豈有不流淚的？德清等也因與爐梅極相親密，如今忽然離去，也不免傷心，只爐梅是回家的人不流淚，忙入車內坐了。顧氏亦上車。璞玉跪著送別後，僕從們方從牆那邊轉過來，起轎駕騾，大家簇擁著出大門去了。璞玉跟在車旁，直送出大門來，見爐梅總不回頭，滿腹疑團，欲騎馬遠送。前番因送鄂氏，曾惹老爺生了氣，此番又未承命，不敢擅便，無奈，只得停步。待他們遠去後，方轉身回來，入自己房中，丫頭們早已迎了出來。孟嬾嬾預備茶飯吃了，老太太又送來果品，璞玉那裡吃得下去，思念爐梅素日的深情，如今臨去忽然變了臉，又無言語，必是恨我不淺了：「唉！姐姐啊，你那裡知道，我已為你而碎了心呢？」想到其間不覺兩眼滾下淚來。

從此幾日無情無緒，不是風里長歎，便是夢中流淚，精神恍惚，好似害了一場病。此有長歌一首，歌曰：

滴不盡的相思血淚拋紅豆，開不敗的春柳秋花滿畫樓。吹不止的紗窗風雨黃昏時，忘不了那新愁與舊恨，吞不下那玉粒瓊漿在咽喉。展不開的眉頭，等不來的曉籌。更有那阻不住的青山重重，流不斷的綠水悠悠。

一日璞玉抽空往海棠院來，見琴默不在屋，往憑花閣去了。遂跟蹤尋去看時，只見琴默與德清坐在窗前下棋，熙清在旁觀局。見璞玉進來，笑道：「噯喲！又來了個愛說閒話的了。」說著讓坐。

德清抬頭看了道：「你看就看，但只悄悄坐著，不許多嘴，熙妹妹一個人已攪得我們受不了，若再添上你就不用下了。」璞玉陪笑答應：「是，是！」說著坐下。只見琴默身穿鸚鵡綠貴州綢厚棉襖，外套天藍線縐短坎肩，項上搭著條白絲巾，低頭看棋，全神貫注在棋上，目不旁視。瑞虹斟上茶來，璞玉捧杯讓道：「姐姐請茶。」琴默微微搖了搖頭，依舊看棋，分外穩重大方。璞玉欲問別的話，又怕攪了人家，也似不妥。如從棋上說起罷，越發違了適才的話，只得悶悶的看著。琴默方要誤走一車，熙清忙喊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你若這麼一動，德姐姐跳馬一殺，再三步內便可贏你了。」德清大笑道：「罷了，以後再玩吧。」說著推了棋盤，整衣坐下。琴默收了棋，方回過頭來問璞玉道：「你從那裡來了？」璞玉打了一躬，笑道：「方從足下海棠院而來。」琴默笑道：「你豈是光顧海棠院的人了？」璞玉知其責自己好幾日沒去，自覺過意不去，一時說不上話來。

忽然一陣風過，許多枯葉簌簌撲窗而落。德清歎道：「這幾日雲霧蒙蒙的又冷了起來，天氣變壞了，舅太太、爐姑娘他們路上許不曾涼著？」琴默道：「我屈指算將起來，不是前日便是昨日必到家了，他們都準備了輕裘來的，一早一晚也不妨事。」正說著，又一陣清香隨風襲來，熙清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香氣？這樣清香！」琴默道：「倒象木香花的香。」熙清笑道：「姐姐到底未知地方差別，這三秋天裡，我們這裡那裡來的木香花，豈似你們那裡似的暖和。」琴默笑道：「說的是呢，如何就成了木香花了呢，原只說象木香花的香，象者如也，是不是？」德清道：「是了，據唐詩『十里荷花，三秋木香』的話，暖地方此際正是開尾子花的時候。」琴默笑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們那裡此間正是盛開的時候，德姐姐或許因不曾看過，將來甚麼時候到了我們那邊，便可知其端底了。」德清道：「我有甚麼事到你們那邊呢，況且我也不是不信，大凡諸物，因有寒暖之別，各地自有各自的不同。」琴默道：「姐姐且莫說無由到得我們那邊，人生在世，那裡能說得准。譬如方才那枯葉一般，聚散不定，眼見得我是那邊生的人，如今怎麼忽然又在這邊！爐妹妹昨日方在這裡，今日如何又在那邊了呢？」熙清笑道：「今日德姐姐被琴姐姐打趣了，到這邊、往那邊的也不止你二人，就據我們下頭的丁香、檳紅、鸚鵡、子規、瑞虹、憑霄這幾個人，也都是不同的，原是我們這邊的也有，又有原是北邊的，又有原是南邊的而生在北邊的，又有生在南邊長在北邊的，如今卻都聚在一起，可知人事都有個定數，大抵人的居處，也有其各自的緣分了。」眾人聽了點頭道「是」，又閒話一會子，琴默辭了出來，大家送出門去。

璞玉不言不語走了幾步，見琴默也不讓他家去，便悄悄停了腳步。回頭看時，德清、熙清等也都退入憑花閣去了，自覺沒趣，想起方才聽說南方北方之說，數起丫頭們來，又無畫眉、翠玉的名兒，不覺望西風而興歎，自思不如往綠竹齋見物盡心，遂逶迤走入葫蘆門來。只見滿院翠竹，在這幾日的雲霧寒風中，只落得黃葉枯卷，搖搖不定，倒似有思暮宿賓，不能勝情之狀。遂沿著甬路走入正房，但見灰塵滿案，落土復地，掛起了內間的門簾，向外反扣著門。順手推開，進去看時，這便是爐梅居室。因將玻璃窗外的風窗都放下了，屋又頗覺昏暗。往日所設的爐盒等物，雖是依然如故，實如福壽所言「燕子已去巢已空」了。床椅上的綉褥帳幔都已收去，惟壁上書畫僅存。但聞院中鳴竹風而已，靜悄悄的別無聲響。璞玉倒背了手，口內低吟，心中感傷。又入一層到爐梅臥房中，劈面看見對門掛的那一幅米襄陽《雲雨圖》，暗房中看去越發在山岩之上，如有淒風冷雨。俟進前，猛抬頭見上面有幾行字，是新寫的一首詩。璞玉知是爐梅歸時所作。忙看時：

恍惚夢中度幾秋，年年重陽風雨愁，
但覺今年重陽日，心頭悲愴多一籌。

璞玉不見此詩還罷了，這一念不打緊，心中一動，鼻子一酸，淚如雨下，哭了起來。想他「心頭悲愴多一籌」，只看這個「愴」字，便可知其千曲萬轉之悲，乘腸寸斷之苦了。偏我怎麼那幾日竟昏愴得沒往他這裡來一次說句話呢！那時他心中不知何等悲苦，如何涕泣了！後來臨去時，總不理我，必因悲極而恨的緣故了。正自一頭想一頭哭，忽然從外頭有幾個人說著話走了進來，一個大聲道：「我不說了，可不是真個在這裡呢。」欲知來者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詩曰：

天厭兒女情思深，未得相證前後心。